

12.8

安徽文史資料

賴其魁

解放战争时期的安庆续辑(下册)



安庆文史资料第二十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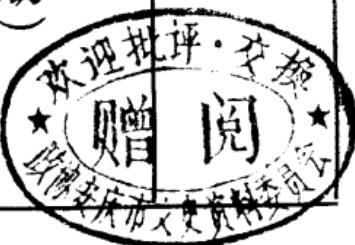
解放战争时期的安庆续辑(下册)

主编：倪斌

特约编辑：张俨魁

政协安庆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
安庆文史资料编辑部 编

一九八九年九月(内部发行)



解放战争时期的安庆续辑(下册)

安庆文史资料第二十辑

(解放战争时期的安庆续辑，下册)

出版登记：安徽省新闻出版局 A89, 052 号

编辑单位：政协安庆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
安庆文史资料编辑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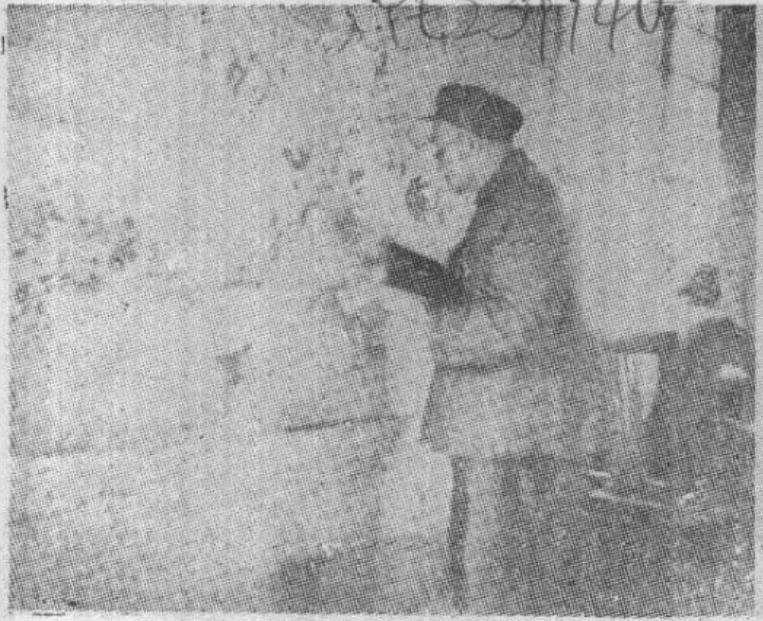
主编：倪斌 特约编辑：张俨魁

承印单位：安庆日报社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32 印数 1—2000
字数 163千字 印张 3.5

1989年9月第一次印刷 2元5角

(桐城中学)作战室内。
左图是刘伯承司令员渡江前夕在半山阁



上图是太湖刘家畈会议旧址——刘家祠堂。(太湖政协供稿)。
十九辑封二下图说明应是“渡江前夕二野司令部旧址——桐城中学内”(桐城政协供稿)。特此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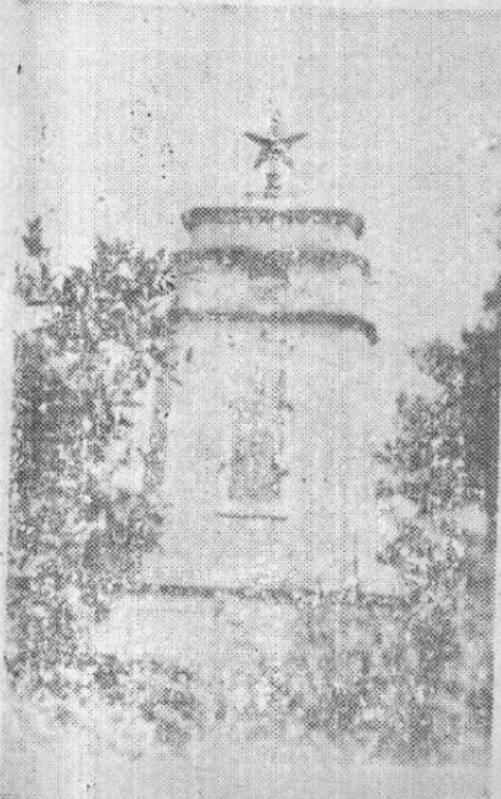
烈士陵園

李先念

一九八九年五月

上图是李先念同志为
太湖烈士陵园的题字

(太湖县政协文史资料
委员会供稿)



左图为望江的“渡江
烈士纪念碑”

(望江县政协文史资料
委员会供稿)

解放战争时期的安庆续辑(下册)目录

(总第二十辑)

鱼 水 深 情

- 鱼水相依的感人篇章 藤秀丽 (1)
多好的人民啊! 孙守德口述、廖道安整理 (4)
我们给刘邓大军赶制棉衣情况 潘成章等 (13)
陈桂珍和她的“家庭医院” 舒汉、桐庐 (14)

统 一 战 线

- 桐庐、潜山、太湖等县的反蒋爱国统一战线 张俨魁摘编 (15)
化敌为友 化险为夷 王振寰 (22)
吴志刚掩护王月荫脱险经过 王先珩 (26)
杨慧存为安庆六邑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汪稼生 (80)
解放战争期间的陈质夫 吴庆麟、许志焱 (32)

起 义 投 诚

- 我率部起义始末 徐超 (37)
我起义前后 钱武魁 (45)
我率木杨联防区部队起义经过 陆少扬 (50)
占启、项世贵武装起义概况 占启、陈乔生口述，倪天柱整理 (52)
宿松县自卫团部分官兵投诚纪实 廖道安 (54)
国民党伞兵三团起义前后 胡爱华 (62)

各 县 解 放

- 安庆八县一市解放概况 综文 (66)
宿松县全境解放述要 何素光 (71)

桐城县解放情况	倪天柱	(73)
太湖县解放情况	余维和	(74)
望江县旧政权的覆灭与新政府的诞生	龙时澍	(75)
1947年刘邓大军曾四克梅城	韩久胜	(78)
回忆刘邓大军第四次攻克梅城情况	杨子江	(80)

渡 江 战 役

刘邓大军在安庆渡江作战概况	吴器成	(83)
安庆人民支援渡江战役概况	彭生高	(93)
宿松人民支援渡江战役概况	祝平凡	(100)
先遣九支队在枞阳	汪治	(107)
岳西人民竭尽全力支援渡江战役	王育琦	(116)

文 史 研 究

枞阳镇的陈氏宗祠不是中线渡江指挥部旧址	倪斌	(117)
关于怀宁解放时间的我见	陈维民	(119)
对《百》、《怀》两文的质疑	吴器成	(121)
关于《中国农工民主党安庆组织的建立和活动概况》 与《吴健吾先生事略》两文的补充和更正	吴庆麟	(123)

名 垂 青 史

岳西县解放战争时期革命烈士英名录	(126)
桐城县解放战争时期革命烈士英名录	(145)
怀宁县解放战争时期革命烈士英名录	(157)
望江县解放战争时期革命烈士英名录	(159)
太湖县解放战争时期革命烈士英名录	(162)
宿松县解放战争时期革命烈士英名录	(178)
潜山县解放战争时期革命烈士英名录	(184)
枞阳县解放战争时期革命烈士英名录	(201)
编后记	编 者 (213)

鱼水情深

鱼水相依的感人篇章

滕秀丽

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人民解放军同安庆人民生死与共，谱写了鱼水相依的感人篇章。

人民军队为人民

解放战争期间，安庆广大农民，受地主剥削外，因国民党打内战，横征暴敛，抓壮丁，拉伕子，从各方面破坏了农业生产，使广大农民挣扎在饥饿的死亡线上。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在安庆各地，积极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队，组织贫民团和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进行土改。1947年春夏之交，青黄不接之际，皖西支队拿下桐城县挂车河，打开国民党政府在这里建的大粮仓，掩护邻近上万名贫苦农民，连夜抢运粮食。一夜间，桐城县政府搜刮囤积多年的粮食，又回到了农民的手中，使附近广大农民有粮度春荒，农民为此无不感激人民解放军。7月，皖西支队再克潜（山）安（庆）公路上的重镇源潭铺，又发动群众挑回国民党囤积在这里的十几万斤粮食，人民群众十分高兴。

1948年春，在群众揭不开锅的同时，部队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迫于当时的艰苦环境，中共桐城县委决定向富裕中农以上的人家借粮，同时宣布，所借粮食，均由部队出具据据，解放后一律抵交公粮。解放后，我人民政府均凭借据抵缴了公粮（计二万多斤）。对革命老区，解放后还实行了两年之内

不征公粮的政策，以解决为革命做过贡献的老区人民的困难。

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我军也都能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刻注意维护群众的利益。每当战斗间隙，干部战士都争着帮助农民插秧、干活，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物归还，损坏赔偿。据《皖北日报》记载，某部9连赴大别山剿匪时，每当任务完成归来，总要帮助群众锄草、挑水。有时家家水缸挑满之后，还要再挑一担放在缸边。当时，曾有少数群众受当地土匪的欺骗宣传，在我军进驻之前躲上山去，部队便精心饲养他们丢在家里的耕牛和猪，打扫庭院。部队以自己的行动，宣传了我党的政策，使人民群众有了鲜明的对比，深刻地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

舍生忘死为军队

解放战争期间，人民群众无限爱戴自己的军队，尽一切可能，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帮助自己的子弟兵，不少人甚至为军队奉献了自己的生命。

太湖县佛图乡寨下托的蔡太和，是个贫苦佃户，家有三个儿子、一个媳妇和他老俩口。大儿子体弱多病，只顶半个劳力，二儿子、三儿子均尚年幼，儿媳则是从小抱来抚养的，年仅十三、四岁，全家的生活重担都落在蔡太和一人身上。劳动一年，除去交租外，所剩无几，只得吃糠咽菜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就这样一个普通老百姓，在部队有困难时，他挺身而出，全力支援军队。他家住在太（湖）潜（山）边境，是太北游击队活动中心地区。他积极为部队筹措物资，侦察敌情，把家里变为伤员休养所，又是部队在这一带进行游击活动的联络站。天长日久，敌人侦查他家常有解放军活动，便频繁来扫荡、清剿，蔡家多次被洗劫。乡里的地主、土顽宣扬蔡太和

“通匪”、“窝匪”，声称寨下托凡有八路军唯蔡太和是同，并扬言要捉他的儿女。就在这种形势下，蔡太和仍然毫不动摇，一如既往地支援军队。他设法把伤病员和掉队的同志藏到山洞里，把他家几乎所有的被褥拿来给同志们铺盖。白天打发他儿媳假装上山拾柴，背着柴筐为部队送情报、送食品，再把同志们的衣被拿回家，待夜深人静时拆洗缝补烘干，常常忙到鸡鸣破晓。有一次乡里土顽把他儿媳抓去，逼他说出解放军活动情况，但她任凭敌人毒打，始终不吐一字。在蔡太和一家的精心护理下，许多伤病员得以痊愈归队，掉队的同志也在他的帮助下找到了队伍。

在白色恐怖下，还有不少群众为掩护子弟兵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潜山县茅草湾地下党员孔照华的小弟弟，在敌人一次清剿中，把游击队撤退时没来得及带走的一支枪埋藏起来，不幸被敌人抓住。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孔的小弟弟始终不说出游击队的情况和埋枪地点，最后被敌人杀害，当年这位小英雄仅十四、五岁。水贵冷水沟一位妇女，经常接待来往的游击队员，敌人知道后，残杀了她丈夫，并烧毁她家房子。可是敌人一走，她就从正在燃烧的房子里抢出点大米，用房子烧塌下来的火，熬了一锅稀饭，送给藏在附近山上的两名游击队伤病员。

同舟共济渡大江

1949年2月，举世闻名的渡江战役拉开了帷幕。为了最后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安庆地区人民表示：解放大军需要什么，我们就支援什么，即使倾家荡产、流血牺牲，也要把子弟兵送过长江去。在支前中，安庆人民做到了“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出现了许多动人事例。

渡江战役打响后，望江关家大屋的老船工赵家贤，不仅带

多好的人民啊!

回忆在大别山坚持斗争的岁月

孙守德口述、廖道安整理

1947年7月，我刘邓大军奉党中央指示千里出击，由华北强渡黄河，转战山东，挺进大别山。锋芒所向，西逼武汉，南控长江，北慑淮水，东胁蒋家王朝的老巢南京。它象一把利剑插进国民党反动派的心脏。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7年10月26日至27日，我军在湖北蕲春县境内的高山铺，激战一昼夜。我当时在6纵队49团3连2排任排长。27天刚亮，我奉命率领全排战士向负隅顽抗的敌人发起冲锋，不幸被敌人的子弹打断了左腿腿骨，被迫撤下火线。战斗结束，我军歼敌12000多人，但我方的伤病员也有500—600人，被安置着自己兄弟赵克家积极报名参加船工队，还动员了五个义气相投的“船老大”参加渡江战役。在突击船上，赵克家不幸中弹牺牲，赵家贤望着血泊中的兄弟无比悲痛，但他坚强地对战士们说：“我的兄弟是与解放军同志一起战斗光荣牺牲的，只要你们过了江，就给我报了仇！”枞阳县白柳乡有户农民父子俩，父亲在渡送大军时光荣牺牲，他的儿子在当夜还连续三趟运送部队过江。望江县船工王彦先在敌人密集的弹雨中被弹片击中了腿部，倒在舵旁，但他却顽强地站起来，操起一支桨又划了起来。像这一类感人肺腑的事例还很多。

置在鄂、豫、皖军区5分区野战医院治疗休养。当时野战医院设在蕲春、黄梅、广济和宿松4县交界的一带山区，有院总部，下辖3个所。院总部和1所驻在蕲春斌冲的宋家树；2所驻在曹家大山、淡家沟、方家冲、龙井岸、杨家山、邱家山等地；3所驻在孙家山。我和一部分伤员被安置在2所驻地。从此，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起先，我住在曹家大山李家畈张吉盛大伯家里（这个野战医院并无固定的医疗场所，所有伤病员都是分片住在群众家里），由2所所长刘君同志带领的10多名医务同志轮流为我们治伤。这支医疗队，不仅有较好的医疗技术（刘君所长系北方大学医学院毕业生），而且又是一支精悍勇敢，充满了青春活力的战斗队。他们身背药箱，手握枪杆，一边给伤病员治疗，一边还要与骚扰的敌人进行战斗，以保护伤病员的安全。在缺少药材和医疗器械的情况下，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到深山老林寻找中草药，用炼过的麻油、猪油当作凡士林，把蒸过的床单布当作纱布和绷带，用竹片和铁片制成镊子，用木片制成夹板，用谷米作的酒和盐水洗伤口，用扎针方法治疗疟疾，等等。每次来为伤病员治疗的时候，他们还常常给伤病员报告前线胜利的喜讯、讲故事、拉家常、说笑话，非把你逗乐不可。我是由2所唯一的1个医生李佩文同志负责治疗（他现在河南平顶山市卫生学校工作），他为我受伤的左腿绑上自制的木夹板，每个星期来给我换1次药，无论是风雨霜雪的天气或是形势紧张的时候，都未曾间断过一次。他每次来换药，都要亲切地安慰我一番，叮嘱我要尽力配合，他一定想尽办法保全这条腿，不给锯掉。就这样一直在老乡家堂屋躲了3个多月。当最后一次他来给我解下绷带，让我撑着木棍能走动的时候，他竟高兴得拍手跳跃起来了，大声笑着说：“好啦！好啦！”这时，我的眼睛噙满了

泪水，心里无比感激党的关怀和同志们的温暖。当时，我们伤病员只要见到了这支医疗队，就会忘了伤痛，也不想家了，心中有盘火，眼前是春天。

在曹家大山这个方圆不过40里的山区里收容了我军几百名伤病员，给当地群众带来了沉重的生活负担和敌军围剿的威胁。但当地群众却象慈母一样保护着我们，照料着我们。我在张大伯家堂屋躺3个多月，张大伯一家人天天给我端水端饭，接屎接尿，毫无怨色怨言，平时总要设法做点好饭好菜端到我手中，语重心长地说：“亏待了你们，苦不过呀。吃吧，吃得好点，伤好得快点呀！”冬天到了，张大伯就把家里一床好棉絮给我铺上，说“淌多了血的人怕冷，别推让了！”晚上陪着我烤火，一家人围着倾心交谈。为了对付敌人的扫荡，张大伯到离家400米的半山腰，在草木丛中为伤员搭起3个茅草棚，在住屋下边的山沟里挖了一个高约1米，长、宽2米多的山洞，一旦得到敌人进山扫荡的消息，就立刻把我们送进草棚或山洞躲好。不论下雨下雪，每天早晚都把饭菜、茶水送到我们手上。平时小孩放牛或大人在山头干活，发现敌人来了就高声呼喊：“野狗来了！野狗来了！”“牛跑了踩坏了庄稼！”于是各家各户就赶快把伤病员转移。敌人扑了几次空后改变了行动时间，由白天来改为晚上来。先把群众包围，然后挨户搜查。敌人曾经把张受水的儿子、媳妇和张吉祥、吴玉梅及张庆英大嫂、王全英婆婆苦打逼供，他们连半个字也不吐。敌人把李家畈的贫民委员张开山捉去杀害了，也没得到伤病员的一点消息。后来敌人扫荡更频繁了，手段也更毒辣了。他们放火烧山，拉网搜山，许多伤员旧伤未好又烧成新伤。药品奇缺，群众生活更加艰苦了。为了缓冲敌人的围剿，引开敌人的注意力，减少曹家大山群众的负担，根据上级指示，轻伤员参加武装小分

队，转移到黄梅古角寨和宿松罗汉尖一带打游击，重伤员转移到其他山村。这时，我和另外38名伤员转移到宿松的邱家山。要离开这鱼水相依的父老乡亲，心情真是非常沉重。当时许多乡亲泣不成声，许多战友泪湿戎装。

1948年初，大别山区的斗争形势日益紧张起来。一方面，国民党企图重兵占领陕甘宁中央根据地和向山东重点进攻的阴谋已被彻底粉碎；一方面刘邓大军开创大别山根据地的节节胜利，直接威慑着国民党统治的重镇武汉和国府南京。因此，蒋介石集中33个旅的兵力，对大别山根据地大举进攻。大别山区各地的反动武装也一时蜂起麇集，疯狂镇压革命。这时，刘邓大军主力已撤出大别山区。形势对我们伤病员极为不利。虽然已采取转移措施，但留在曹家大山、邱家山一带的伤病员还有100多人。为了救护这批伤病员，刘君所长劝止了部分同志要去找大部队的念头，决定成立以2所医务人员为骨干，有轻伤员参加的武工小分队，刘君任队长，依靠群众，展开游击战，坚持斗争。

邱家山在宿松、蕲春、黄梅3县交界的罗汉尖的西南面。虽然翠竹绵延，山青水秀，但生产落后，群众贫困。家家户户一年到头靠编织竹篾家具挑到山下几十里外的畈区兑换粮食、油盐、布匹度日子。初到邱家山，我们住在群众家里，由村长挨家挨户派老百姓供饭。有些群众怕事或碍于生活困难，起先对我们并不热情，我们只好跑到山上去躲。时间长了不行，又只好到群众家里搞点什么吃吃，饱一顿饿一顿的。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第7师和48师，带着地主土顽、乡保队和猎虎队，轮番上山扫荡。几乎天天有敌情。而我们同军分区领导机关又失掉了联系，加上当地群众被国民党军队打怕了，不敢接近我们，使我们几乎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有的人埋怨上级把

伤病员撇下不管，暗中策划投敌（曾当场处决了欲叛逃的武装班战士郑金狗）；有的对胜利丧失信心，返回华北去了；有的当了敌人的俘虏。这时在邱家山仅留下我和李文斐两名伤员，以后又来了一位撑双棍的胡争龙同志。斗争环境，异常险恶。为扭转这一局面，刘君同志为首召集各地伤病员中的党员开会，成立了党支部，推选马庭栋同志任书记，王林阁、傅更年为副书记。并在第一次党支部会议上作出了应急的5项措施：1、进一步加强武工队的活动，沉重打击反动派气焰；2、及时了解和掌握敌情，以利避实就虚，相机行事；3、向群众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全国革命大好形势；4、发动群众抗丁、抗税、抗租；5、对敌伪人员展开政治攻势，做好分化瓦解工作，坚决割除奸细。这次会议坚定了大家的革命信念，鼓舞了大家的革命勇气。同志们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向，按照会议决定多方努力，果然不久形势有了好转。

我同李文斐住邱山贫农吴述祝、吴述均兄弟家，又在蕲春境内的淡家沟也找了一户人家落脚。因为国民党分省管理治安，上山扫荡不过边界，这叫“各扫门前雪”吧。我们就利用这个条件保存自己，展开斗争。我们首先通过房东把当地的各方面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告诉他们我军在全国各地进入战略进攻取得了重大胜利，大别山区斗争尖锐是敌人灭亡前的垂死挣扎的必然现象，蒋家王朝的末日到了；向他们分析革命形势，宣传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然后由房东去向各家各户宣传动员。这样群众心里亮了，胆子大了，主动找我们反映情况，了解形势。我和刘君队长分别开了群众动员会后，群众纷纷要求我们带领他们一起干。我们立即宣布，从今后我们穷人不当壮丁，不交租，不纳税，团结一致同反动派斗争！男女老少个个欢天喜地，斗志昂扬。群众发动了，我们抓住时机找保、甲长

做耐心的政治工作，交代政策，要他们弃暗投明。我和刘队长亲自找家住邱山，在国民党长溪乡的地方武装——西北联防队里做事的吴绍清来谈话，争取他将西北联防队活动情况及时向我们报告。此外，邱家山的群众还利用到黄梅、望江、潜山和宿松二郎河一带做竹器生意的机会为我们了解敌情。到这时，山上有乡亲站岗放哨，山下建立了几个秘密情报站，百十里外敌人的活动我们也掌握得清清楚楚。在这年冬天的一天，群众送来了情报说：“陈汉沟的国民党乡公所抓了30多名壮丁，准备明天送往驻二郎河的国民党部队。”得此情报后，我们2所的武装小分队，立即在当天傍晚出发，从宋家岭到八斗坪，走进廖家河一个只有3户人家的小院子里，找到一个在地主家当长工的人作向导，直奔陈汉沟包围了伪乡公所。从一个伪乡丁口里得知这批壮丁已转移到距乡公所2里的朱家祠堂里关押着。我们小分队又马上追过去，并叫这个伪乡丁带路。刚接近朱家祠堂时，在此守卫的乡干队在朦胧的月光下发现了我们，吓得一枪未发就逃跑了。我们立即进去打开关押壮丁的房门锁，并用刺刀把捆绑壮丁的绳子一一割断，叫他们赶快离开。这批被救的穷苦老百姓在我们战士面前含着热泪连连叩头说：“感谢八路军救了我们！”这时，敌人对我们毫无办法，不是扑空而回，就是等着挨揍。于是敌人就利用与我们有联络的吴绍清作奸细，企图掌握我们的活动情况。有一天正当吴绍清在陈汉沟的国民党保安队部回报我们的情况，被一位曹家大山寻找自己儿子的老大娘发现，这位老大娘马上赶回来告诉了马庭栋同志。在下次接头时，刘君队长枪毙了这个坏蛋。同时，武工队还在蕲春孙家冲处决了几个不法地主分子。从此，大树正气，大快人心。邱家山一带军民联合的革命行动，直接威胁着周围几百里的宿松、黄梅、蕲春等地的国民党反动政权，使敌人震惊丧胆。邱

邱家山的声势大了，相邻几县都知道邱家山有个老孙和老李，于是敌人或公开扫荡，或化装暗探，经常突然袭击，恨不得一举干掉我们，扑灭邱家山的革命烈火。然而，我们已经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灵活地展开“磨盘战术”，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攻。

1948年7月底，蕲春孙冲的猎虎队气势汹汹地窜进邱家山，搜捕我和李文斐。在群众的掩护下，我们安全地转移了。猎虎队没抓住我们，就在群众家里搜查，碰到什么中意的东西就抢去，最后把几个群众吊打一顿，拷问一番就去了。猎虎队一走，吴述祝兄弟2人带上几个小伙子，就去把我和老李接回来。我和老李去看望被吊打的群众，说是我们连累了你们，我们一定要报仇。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你们为什么在这里吃苦，敌人为什么要杀你们，我们心里明白。只要你们好好的，我们就是被打死也值得。”听了这些肺腑之言，我们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心里在说：多好的人民呵，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9月初十，我住在杨家塘。这天晚上柳坪保公所派人上邱家山来抓壮丁，只到了上下屋，就被群众打跑了。有个保丁逃跑掉了一只鞋，也不敢回头捡去。第二天一大早，邱家山群众就向我报告昨晚发生的事，并说乡公所今晚要派猎虎队来，要我拿主意。我立刻写信给武工队。刘队长和马教导员当天天黑就带着武工队几十人来到邱家山。我们把邱家山的群众全部转移到杨家塘，摆好阵势，“等君入瓮”。谁知这些家伙从陈汊沟到了柳坪，听说我们的武工队来了，就没敢上山，而转移到邱家山背后的西庙去了。武工队从天黑等到第二天11点钟才撤退。

重阳节后，有一天我起得很早，用白毛巾裹住头，找来送信的吴寿来。突然发现棋子岭那边有人提着枪往这里跑。吴寿